

猛

虎

出

柙

記

李晴著·天國興亡錄·第一卷

四川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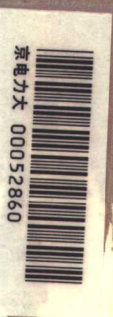
054177

I 247.4
4085:1

猛虎出柙記

天國興亡錄・第一卷

李晴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文询

封面设计：汪晓灵

插图：沈道鸿

版面设计：李明德

猛虎出柙记

(天国兴亡录·第一卷)

李 晴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25 插页 9 字数448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550册

书号：10374·134

定价：3.98 元

自序

火烧云染红了西方的天空。干涸得冒火的土地上，刚刚耩下麦种。一个瘦骨嶙峋的年青人，用牛绳牵引着一个沉重的石砣，在麦垄上蹒跚行进，寸步维艰。他必须一垄一垄地拉完几百亩麦地。什么时候能拉完它？只有天知道。——这是一九六〇年，在中国的北方，一个并不僻远的省份的一个并不僻远的乡村里。

一个有思想的人，即使从事着牛马般的劳动，也不会就此变成牛马。皲裂的脚趾踏在饥饿的土地上。他的思想却飞到了一百年前：他在构思着他酝酿于几年前的历史长篇小说《太平天国》。漆黑的静夜，对着一盏几百代祖先流传下来的瓦片油灯，他把自己白天的思索所得，写在一页页草纸上。文学和历史的吉光片羽在一百年前的战场、宫廷和城郭之上展翼飞翔；烨烨震电，山冢岑崩，人民在历史的长夜里号呼，历史在血火的河流中演进。思索和创作的欢愉，使他忘却了饥饿和屈辱，他清醒而自豪地感到，他仍旧人一般地活着，劳动着，创造着；他无负于人这个骄傲的名字。

这便是作者在完成了《天国兴亡录》第一卷之后，回忆中首先闪现的一个画面。

——饥饿、困顿、非人劳动和缺乏人的一切基本权利，使我在长达六年（一九六〇～一九六六）的时间中，只完成了这个历史长篇的近半，“大革文化命”便在嗥叫与哭嚎声中开始。初稿与其它文稿、藏书一起，毁于一把“四人帮”点燃的秦火。不久，我也锒铛入狱。四堵阴暗、潮湿的墙壁，高可入云的电网，没有能囚禁带翼的思想；皮鞭和枪托虽能使我血肉横飞，却降伏不了一个清醒的灵魂。在监狱里，我又重新开始构思、“写作”了。文字当然是被禁止的，人物和情节只能在“脑屏”上作威武、雄壮的演出。严酷的现实帮助我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我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根从现实通向历史的无形的线。

这样，我终于熬到了枫叶如丹的一九七六年。第二年，我从劳改就业农场上书政治经历和十亿人民同样坎坷的邓小平同志，为重写这个长篇请求他的帮助。真是没有料到，这位老一代革命家竟能在宵衣旰食之余，看到我这个“类囚徒”的信，而且亲自过问了此事。在他的关心、批示下，一九七八年，我开始成为一个“专业创作干部”了。时间已经属于我自己。七、八年的充裕时间，本该早已把这个长篇完成了，但新的坎坷又使我不得不为争取自己命运的“落实”而不断挣扎，一九八三年更被迫改行，在改行之后仍处于或明或暗的轧轹之中。因而至今为止，我只拿出一个作为“样品”的小长篇《天京之变》和全景式章回体长篇《天国兴亡录》的这个第一卷：《猛虎出柙记》。

《天京之变》于一九八〇年在《花城·小说增刊》登载，接着出版单行本，已发行近四十万册。《南京日报》和巴黎《欧洲时报》（华文）先后连载，一些省、市广播电台自今年起连播。《天国兴亡录》第一卷在《历史文学》连载以来，也得到许多读者（包括一些作者素所尊崇的作家、史学家）的来信鼓励。这使

我对自己的观点和所采取的章回体样式有了信心。

在这本小说的创作中，我遵循的仍旧是我一向笃信的历史主义观点——只把昨天写成昨天（而不是今天），只把农民写成农民（而不是模式化了的当代英雄），只把人写成人（而不是神）。我希望努力再现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而不用浓艳的色彩和背后的神光去装扮它（他）。我希望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都象他们自己——一些在一百多年前活着、战斗着、思考着的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有七情六欲和各种凡人的缺点与错失，或可爱，或可憎，或可悲，或可喜，而不是木龕里的神祇和穿着金缕玉衣的尸腊。我要敦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子孙中间来，言笑晏晏，平易近人，充满感情地重演自己的故事，以他们的故事引起我们的沉思和奋发，而决不愿削足适履，借古讽今；或张冠李戴，转喻假借。一个民族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教训从历史的本来面目中便可获得，它作为在另一个更高阶段上不断重复的螺旋体，将不断加深我们对人类创造实践的认识。作家不是牧师和巫者，他无需借重高大的神祇和张冠李戴的类比来教训自己的读者。人民会从现实和历史中学习，在啜饮父母之河的乳汁的同时，也摒弃其中的泥沙。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矗立着一座朴素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每次经过碑前，我都会发现那里放着一些鲜花，朴素的或华贵的，系有姓名绸带的或不带任何标志的。那么，也让我把这一束无名的小花献给我英雄的祖先吧，这是他们的一个真诚的儿子的心——他的敬意，他的自豪，他的惋叹，他的悲愤，他的求索和他的沉思。

《天国兴亡录》计划分为五卷，每卷三十回、四十万字，全文一百五十回、二百万字。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信任，允为分

卷出版；更要谢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为这部书稿付出了宝贵的心血。

李 晴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于白云珠海间之
春风秋雨楼。

出版说明

作家李晴，倾二十余年心血，精心绘制了史诗式长篇巨著《天国兴亡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百余年前席卷华夏、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全书共五卷。《猛虎出柙记》系其首卷。作者在极其壮阔而深厚的历史背景上，以雄浑而细腻的笔触，浓墨重彩地勾画了这一场农民战争的兴起。从洪（秀全）、冯（云山）落魄创教起始，到义军金田举旗，辗转攻占永安、建国封制暂告段落，波翻浪涌，高潮迭起，把一场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描画得淋漓酣畅，撼人心魄。无论首事群英，抑或江湖奇侠，均作了浮雕式亮相。碧血烈火与儿女柔情交织，忠肝侠胆共邪歹意并呈，幻化出一幅雄浑壮烈、逼真动人的历史画卷。

本书稽古翔实而不泥拘，笔墨精细而雄健遒劲，且熔史实与传奇为一炉，借传统章回体以演现代小说之宏丽，美而且壮，华而且实，堪称当代历史长篇之伟制。

目次

自序

- 第一回 穷塾师村馆课蒙童
三学子广州应府试…… 1
- 第二回 碧血空山耕夫失路
皂袍金髻天国传音…… 20
- 第三回 古刹青灯老衲说前尘
天堂丽殿书生发异梦…… 41
- 第四回 珠海飞歌愁看神女
村墟卖艺怒蹴番儿…… 62
- 第五回 夤夜飞镖少女入府署
崇天创教士子走他乡…… 84
- 第六回 黑西施剪径狼崽渡
憨捕头断案贵县衙…… 107
- 第七回 戮力同心双开铁作
采风问俗独入山墟…… 125
- 第八回 寥落荒村壮夫哭老母
苍茫野岭乳虎祭慈亲…… 144
- 第九回 稚小妹陷身三界庙
冯阿哥失迹五峒山…… 164
- 第十回 志斩鲸鲵烧炭佬陈情
人欺魍魉银矿徒受难…… 184

- 第十一回 怪书生微服惊县令
“高头马”匿影下龙山… 201
- 第十二回 击案抗争堂前辞教士
叩舷歌啸江上遇奇人…… 221
- 第十三回 剑影箏声三寻牛贩子
星稀月黑初会女堂魁…… 242
- 第十四回 毁像诛妖大闹甘王庙
披肝沥胆小聚山人村…… 262
- 第十五回 冯云山桂平下狱
天阿爷紫岭临凡…………… 279
- 第十六回 龙啸虎腾山民吃大户
风飙云疾土霸杀公差…… 297
- 第十七回 沐雨栉风东方欲曙
铸戈冶剑村舍无眠…………… 319
- 第十八回 山呼林啸炭佬练兵
火炽风高女英罹难…………… 337
- 第十九回 瑟瑟秋风举人告状
仆仆征尘提督视师…………… 356
- 第二十回 誓死同生结盟草莽
破关斩将迎主花洲…………… 376
- 第二十一回 铁剑霓旌金田举义
华筵绮烛戎幕完婚…… 392
- 第二十二回 洪秀全兵出大湟江
冯云山议联三合会…… 412
- 第二十三回 身历悲辛浔江逢旧雨
情逾骨肉金殿宴群雄… 434

第二十四回	洪天王移情纳谢妃 冯主将洒泪送邱娘……	455
第二十五回	向提督挥军入江口 赛钦差奉旨出燕京……	476
第二十六回	驰马弄猴山城小卖解 瞒妻赚友野镇大交兵…	498
第二十七回	洪秀全建制封王 冯云山巡城遇杰……	521
第二十八回	周锡能反骨投妖 萧朝贵忠肝弑父……	543
第二十九回	虎殿燃犀天朝初论战 春风试马金屋再藏娇…	566
第三十回	徐总督驱兵屠牯岭 焦堂主鼓舌说群雄……	587

第一回

穷塾师村馆课蒙童 三学子广州应府试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陶潜：《归田园居》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聂夷中：《咏田家》

话说清代广州府城以北花县地方，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名唤官禄埗。这村子离府城不足百里，座落在县城西南六十里的平畴之处。村东流过一道小河，白沙碧水，明净潺湲；村西南有丫髻岭、独秀峰等一带小山，迤逦蜿蜒，林木青翠。站在山上，从枝丛叶影之间向东望去，田野之中，有三排瓦屋，几角泥墙；村前一株古榕，浓荫如盖；榕树前有一口水塘，人影树影，依稀可见。这便是官禄埗村了。每当春秋佳日，天朗气清，山上牛羊的哞哞，牧笛的喑鸣，田间农夫的山歌，河边村女的嘻闹，以及村子里鸡鸣狗吠之声，此起彼落，互相应和，活活画出一幅远古葛天氏之民的田园生活景象来。

官禄埗村住着七八十户人家，男女老幼四百余口，却只有洪、巫、凌、钟四姓，都是“客家”。——原来，这“客家”人的祖先本是中原汉族，千百年前，或因受外族入侵，或因避内

乱战争，挈儿带女，陆续南移，定居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几省，繁衍下来。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七、八十户“客家”，大都以耕种为业，几百年来，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家生活。他们以坯为墙，以瓦为盖，斫薪为爨，舂谷而食；嫁女不出廿里，娶妇就在邻村，四姓之间，几乎都有姻娅关系。村西一幢青砖到顶、黑漆朱楹大门的高屋，乃是洪氏宗祠，是洪姓子孙一年三节祭祀祖宗的场所；村东一座前有影壁、内有天井的深宅，却是洪、巫、凌、钟四姓合办的村塾，收纳着全村小康人家的学童。洪氏族人，有谁犯了家规、族训，便被族尊喊到祠堂里去，情节轻微的对着祖宗牌位，叩头认罪，重的还要请出“家法”，一五一十地打屁股。要是谁家有红白喜事上的柬帖往来，或有田产房界上的争讼纠纷，那就要去麻烦全村最有学问的村塾老师了。

村子离花县县城不过六十里，然而，大多数农夫农妇却终生也没有进过一次县城，更不用说广州府城了。除非因拖欠租谷吃了财主的官司，或者因缴不出公粮被捉将官里去，他们是难得进一次县城的。平日柴几斗稻谷、买几斤盐，逢年过节买少许香纸、几串锡箔，娶妇嫁女时买一对红烛、两挂爆仗，到村外五里的新街墟走一趟，也就可以了。所以，那位大诗人陶靖节先生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所说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话，真可以说是官禄埭村村民们的真实写照了。

几十年乃至近百年来，官禄埭的村民们，就象他们所有的邻村父老一样，在这葛天氏的社会中生活着，劳动着。婴儿成为筋肉条条的农夫，少女作了儿孙绕膝的祖母，老人在被榨干了汗水之后闭上了眼睛……他们在这单调、纯朴、贫困而又艰辛的岁月中，悄悄地掩埋了自己的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然后，又为自己的儿孙所悄悄埋葬。

从十多年前起，村民们发现，他们这简朴到不能再简朴的生活，过得愈来愈加艰难了。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的一日三餐的习惯，有的人家已悄悄地改成了两餐；有的户虽然还是三餐，但那内容却在暗中渐渐变换了。早饭的煮粉大都被番薯所代替，晚餐的青菜糙米饭，许多人家也变作稀粥煮芋头了。也就在近二、三十年间，朝廷大开海禁，村子里渐渐有人因一日三餐的艰难，飘江过海，出外洋随“番鬼佬”谋生，一去就是十几、二十年没有音讯；也有的为那贩运洋货的客商作了镖客，奔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从刀光剑影之中讨碗饭吃。青壮年农夫渐渐少起来了，他们的妻子、姐妹或被嫁到远方，或被卖到府城，作人家的妾媵甚或沦为娼妓。村子里的人口渐渐稀少了。村东门边立着两只青石狮子的学塾里，十年前还有二十多名蒙童，现在也只剩八、九个人了。传说离村子五里的新街墟里，前些天又新开了一爿当铺，挂起了“裕源号”的金字招牌，立着四尺高的黑漆柜台，四、五个店伙，出出进进，好不势派。这当铺不仅收进金银器皿、名人字画，就连农夫的家具犁锄，村姑的簪环首饰，也一概来者不拒；还有一个怪处，就是“裕源号”除了典当生意之外，还派出店伙，到附近串乡走镇，放印子钱。穷困偏僻的官禄埭村，新近就出现了一个身穿苏州丝绉长衫、头戴京师瓜皮小帽、背着银钱褡裢的人，在村前村后蹀躞，引起了人们的惊奇。

道光十六年四月初的一天的下午，一个身材细瘦高长、皮肤黝黑、愁眉苦脸、年约四十来岁的农夫，和那穿丝绉长衫的先生一前一后，蹀过村前的地塘，走进了村塾的大门。

这官禄埭村的学塾，是一间比农家屋舍要高大得多的厅堂。虚掩着的两爿黑漆大门下边，有一尺多高的门槛；进门之后，是

一道木板影壁。走过一个小小的天井，才是学塾的正厅。迎着内墙，整齐地摆着二十来个座位，却只坐着八、九个蒙童。大的不过十三、四岁，读些“有朋自远方来”和“孟子见梁惠王”，小的却才七、八岁光景，念的却是“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天地玄黄”之类，也有念“禾桶粪桶，笱箕畚箕”等“农用杂字”的，却一律甩着脑勺上的小辫子，拖着长腔，且吟且哦。那嘴角上的白沫，不免时时顺着下巴流了下来。

靠里的木板影壁墙前，放着一张紫红色的八仙大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一边还有几函线装古书。在安放“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的条几与那张八仙桌之间，坐着一位年青的塾师。只见他浓眉大眼，长脸高颧，白净的皮肤显得文秀，明亮的眸子透着聪明；身穿蓝色土布长衫，脚登白袜皂履，一条发辫垂在脑后，此刻正在凝神读着面前一本手抄书籍，书名《时文快览》，乃是一本八股范文。读到忘神之处，不觉低声吟哦，一边去那竹笔筒中取了朱笔，蘸饱了，在那书上密密麻麻地圈点起来。

就在这时，那个穿长衫的先生和愁眉苦脸的农夫，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塾师一见，起立相迎，那些学童，也都仿佛得了命令一般，一齐噤声，转脸向外。塾师搬过两张椅子，穿长衫的先生也不谦让，便一屁股坐下；那农夫却仿佛理所当然地站着。只见他毕恭毕敬地对塾师道：“阿坤！打搅你了。阿叔有件事求你。”塾师道：“四叔有事，坐下只管吩咐，不要客气。”原来这农夫姓钟，山乡草木之人，用不着名字，人家便按排行喊他钟四，诨名长腰四，现已四十多岁；论亲戚辈分，是这塾师的姻叔，故塾师如此称呼他。当下钟四说道：“这位是新街墟里裕源宝号管放印子钱的梁先生。我因春荒难挨，前几天和他商量，想借点印子钱。梁先生一番好心，对我说：‘钟四！这钱别人借

得，你却借不得！我们裕源号的规矩：立了折子，先扣一月利息；第二个月上，逢双日收取利息一部，十五天收完，月月如此。如若不能按时取回利息，利就滚到本里面去，一起计息。你只有两斗种的薄田，膝下又只有两个细妹，如何还得起这个账？’我说：‘你先生是一番好意，我钟四不借这印子钱，一家老小如何过得这荒春？’梁先生说：‘你过了荒春，秋天你还过不过？目前你借我二两银，买上一石谷，一家老小咬嚼得几天？只怕这二两银滚到秋天，就变作四两、五两了，倾你那二斗种打下的谷子，也还不得。’我问梁先生怎么办，梁先生给我想了个办法，今天特来和你商量。”那塾师便问是什么办法。梁先生看看那些学童，道：“且借一步说话。”塾师便站起身来，引二人穿过天井，来到大门左侧自己的起居室内。三人坐定，梁先生便道：“我们东家在府城有位亲戚，他的内眷要买一名婢女，却喜欢乡下人勤谨，托我们东家在这里替他物色一个妹仔。我睇钟四的大女阿桃，人生得秀气伶俐，今年才十七，年岁也相当。要是肯去府城帮工，敝东的亲戚怕不酬他五、六十两银子的身价？不但救了钟四一家，他们阿桃也有了一条活路。要是得了内眷太太的喜欢，攒下些体己钱，过个三年五载也就能赎身出来了。”那塾师听了，脸上先是发白，后是发青，把一双秀气的手，掰得指节骨碌骨碌地发响，两眼定了神，死死地看着钟四，一言不发。半晌，脸上方挤出一个惨笑来，说道：“四叔，这么说，你是要……卖阿桃了？”钟四也掰着自己的手指骨，结结巴巴地说：“就……就是来和你商……商量啊，阿坤！”塾师道：“四叔！我们洪、钟二姓，不说世代姻亲，就说乡亲邻里的，哪能就看着你一家饿死呢？卖儿卖女，可是对不起祖宗先人的事呵！”钟四抹着老泪道：“阿坤！我和你阿爸从小一块泥里滚、水里爬，你

又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们父子的心肠、为人，这村里还有比我摸得清的么？去年一冬，今年一春，要不是你阿爸周济我，一家四口，就连番薯也吃不上啊！不瞒你，去年荒春，我借莲花塘田东的四石稻谷，到六月新谷上场，就翻成了七石二；我那两斗种的进项，本来除了交租就只能煮半年粥的，这一来差不多全都进了田东的粮仓。阿坤！我不能再向你家和乡亲们伸手啊！我阿桃说，你已经娶了亲，我一再到你们家去告借，乡亲们会怎么说呢？……”那塾师哽咽着嗓子道：“阿桃是这么说的么？”钟四道：“就连卖她的事，也是她自己拿的主意呢！她说：古人能卖身葬父、割股疗亲，我一个女孩儿家，就不能卖了自身，让全家还了阎王债、吃上一年饱饭么？”说到这里，早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那塾师一面劝慰钟四，一面豆大的泪水滴在地上，噗噗直响。梁先生在一旁冷笑道：“钟四！卖契虽要请这位先生写，主意还是要你自己拿。你这么眼泪滂沱的，倒象是我逼你卖女的呢！”钟四赶忙用手背抹去眼泪，道：“梁先生，你竟是救我呢！哪有逼我卖女的话？”见塾师背过脸呜咽饮泣，便抢步上前道：“阿坤！我知道你是个知书识礼、有情有义的人。千错万错，都错在阿叔的命苦！看在阿叔一家老小的分上，你就替阿叔写张卖契吧！”那塾师一听此言竟把呜咽变作了号啕，用手捂脸，放声痛哭起来。钟四赶上前，向塾师扑通一声跪下道：“阿坤，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过……我今天来，实是阿桃叫我来求你的。她不点头，我心再狠，也不会拿定卖女的主意啊！”那塾师把钟四扶起，只是痛哭。梁先生淡淡一笑道：“看来，这卖契先生是不肯写了。既是如此，那就从长计议。你们邻近的九关村，还有一个细女，她父母求过我多次了……”说罢便要起身。钟四上前，拉住那先生道：“梁先生！我认命了。全家饿死，何